

众声

《正午故事》主笔郭玉洁非虚构名篇首度出版，窥探人间 —— 我们如何自处。

十八场来自人生现场的如实观察。

泰国×工匠生活

柏林墙×城市历史

乌兰巴托向北×成吉思汗初起之地

台湾×文学课

郭玉洁
The Sound
著

市，

数段往事与普通人。

城市、命运……不同的声音汇聚成一个时代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众 声

郭玉洁
The Sound
著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众声/郭玉洁著. —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16

ISBN 978-7-02-012071-0

I. ①众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228849号

责任编辑 徐子苘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47千字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9 插页1

版 次 2017年2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071-0

定 价 39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：010-65233595

我出生之后，四爷来看我。

他问，起名字了吗？

母亲说，起了，叫育杰。教育的育，杰出的杰。母亲出生在地主家庭，幼年父母被批斗，死于饥荒年代。她在福利院长大，几次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。尽管母亲绝顶聪明，但是仅仅活下来、读书、工作，就竭尽了她的所有的力量。她希望我长大后，能出人头地。

四爷是我妈的叔叔。他生得早，享受过地主家的好处，是一个会做格律诗的慈祥老人。他说，这个名字不好，改成这两个字，玉洁。

我们县有一个著名的书法家，叫马玉浩。所有学校的校名都是他题的，领导办公室、有身份人的家里，都挂着他的作品。左下角署着三个字：马玉浩。我上学之后，老师点名，郭玉浩。同学们哈哈笑起来。有的老师仔细看一下，故意说，我还以为是郭玉浩呢。这不太好笑的笑话，同学们也哈哈地笑起来。课间，放学后，同学跟在后面叫，郭玉浩，郭玉浩。连我弟想要气我时都会说，郭玉浩，嘻嘻。

长大以后，我看到成年人的行为，回忆起童年的遭遇。比如说，人们蹲下来看着你，说出两个人名，然后问，他们是谁？你已经略懂人事，知道这是你父母的名字。但是你不愿回答，因为从对方憋住笑的脸上，你感觉到了问题背后的恶意。

原来只是名字，就足够让人难堪了。

离开了家乡，马玉浩的噩梦终于消失了。但是，这个名字再一次让我觉得不自在。朋友介绍我，郭玉洁，玉洁冰清的玉洁。又是一阵哈哈。这个名字寓示着强烈的女性气质，而我明显地，并没有太多这样东西。

后来，我成为了记者。有时候曲尽联系，终于见到（男性）采访对象，我在猜测，对方会不会感到意外呢？——女记者比较占优势，因为受访者通常是男性，这是书本里没有，但在媒体圈流传的关于采访的学问。

我开始写文章，标题另起一行，键入“郭玉洁”三个字。刊印之后，

一位读者约我见面，她惊讶，原来你这么年轻，我以为你四十多岁呢。哦，是吗？我想，读者会以为我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也许会觉得自相矛盾，不易浮现出一个清晰的形象。年纪很轻，文字老成。名字柔弱雅致、有点俗套，但我追求的文字风格，是沉郁顿挫——这倒与我的性格相符了。

文字符号有自己的生命，背后是语言传统，他人的期待……名字与我，仿佛两个人。我有时候想，说不定我妈取的第一个名字，“育杰”，农家子弟头悬梁锥刺骨，鲤鱼跳龙门的形象，还更像我一些。

我缓慢地写着，直到结集出版的这天。

二

人有可能一辈子生活在出厂设置之中。

我经常回忆起我妈说的一些话，惊异它们对我的影响之深。比如，人要懂得报恩。小时候，我真是听腻了母亲的故事。通常都是她小时候，谁曾分她一碗小米粥，谁曾在假期收留她，给她家庭的温暖，谁在逃荒路上等她活过来。她不停重复这些名字，确认他们永远不会被忘记，并成为她，也成为我平生行事的依据。

我妈喜欢讲的第二句话是，做大事，不拘小节。我在报纸上读到，诸葛亮执政巨细无遗，辛劳而死，也未能使蜀国一统天下。我又读到另

外一句，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——原来两句真理是可以互相反对的。那时的我没有去想，到底未来要做什么大事，又要去扫哪一个天下。只隐隐约约觉得，这和我妈不喜欢做家务有点关联。长大后的生活里，我毅然选择了听妈妈的话，只在乎很少的事情：爱，友谊，知识，某些原则。其他事都是小节，包括家务。

第三句对我影响至深的话是：不要自己夸自己，要把事情做好，让别人夸你。

不用说，这句话是多么落伍了。

1980年代工厂改革之后，就有人在报纸上教育大家，“酒香不怕巷子深”是不对的，光是产品好没有用，要懂得推销，做市场。三十多年过去，商业逻辑已经爬生在日常生活之中，人本身——名字，面孔——也变成了商品，变成了渠道。经营它，传播它，利益自然会来。所谓网红，莫不如此。

我的职业生涯，目睹了媒体市场化的进程，各家媒体学习西方的老师，建立起部门完备的公司，发行、广告、内容、美术，各司其职。一些杂志喜欢谈论《经济学人》、《时代》周刊，个人不重要，新闻是集体协作的产物，机构本身就象征了专业水准。也总有人宣称要创办中国的《纽约客》，培养有个人风格、成熟的作家。不管哪一种，在那些最好的媒体，总能在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之下，承诺内容生产的严

肃性和公共性。

互联网之后，原有的商业模式失效了。机构媒体衰败、破产，必须向市场证明自己有能力活下去。一夜之间，部门之间的壁垒打破，每一个内容生产者都必须学习做生意，学习营销，或是配合营销。更不用说那些四处奔散的自媒体。离开了机构，人们急于建立个人名声，让粉丝围绕在自己的名字周围。越是年轻人，越是能迅速理解新的游戏规则。尽管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，但这是距离成功最近的路了。

出版同样如此。读书的人越来越少，利润微薄，竞争却很激烈。低调出好书、等待知音人，再也行不通了。腰封、读者见面会、请名人捧场、互捧、大量签名，渐渐成了出书的标配。这大约也是对的，谁会买一本从未听过的作者的书呢？

一位出版社的朋友说，你想去看看我们的仓库吗？都是卖不出去的书，过了一定时间，就要回收变成纸浆了。

三

这些文章，是我为所供职的媒体所写，《生活》《lens》《正午》，还有和我情感深厚的《今天》《单读》。我还记得其中一些形成的过程。有时一整个月，脑子里照着一盏明灯，白天黑夜，反复默诵每一个句子，不时跃出新的灵感；有时候满心恐惧，不肯开始写作，夜深时终于咬牙

坐在书桌前，放任自己掉入黑暗的深渊，感觉天旋地转，皮肤微微发麻，轻微的晕眩中，一个世界出现了，写完时抬头，天已亮了；有时正在旅途中，被无边的孤独袭击，像瘫痪了一样，挣扎着起来，写下一千字，勉力度过一天。

我写得很慢，网络那头，总有一个即将崩溃的编辑。终于写完，我打开信箱，写下编辑的地址，贴上附件，按下“寄出”。涨满了风的帆突然瘪了。我心想，糟了，我一定没写好。此后，我拒绝询问发表的时间，也不看付印后的文章。偶尔拿到杂志，瞥见自己的名字，面红耳赤。

这种对自己名字的羞耻，我已经不确定是家庭教育形成的谦虚自抑，还是因为我太重视写作而无法面对这个疑问：我可能真的写得不够好。为了摆脱这种巨大的恐慌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忘记它，开始下一篇。

互联网时代，掉头不顾已经不可能了。读者好像就在家门口，热切评论，等待你的回应。但我总感觉受宠若惊，又无话可说。我想说的，都在文章里了。我最赤诚、深沉的心思，都在其中。希望你乐意阅读。

我已经找到了新的和名字相处的方式。我想象传统的理想人格，就像玉一样，温和坚定。至于“洁”，或许可以看作人们热衷谈论的“纯粹”，那是我希望拥有的品质。人是可以赋予名字意义的。但是除了自己，这意义对他人却是虚空。历史上有很多佚名的诗歌，难以考据作者生平的文章，它们流传下来，就已经很美丽了。

谢谢我的父母,我今天的样子基本上是他们塑造的。谢谢于威、北岛、谢丁、娄军等编辑对我的宽容和鼓励。谢谢小燕,她总是我的第一个读者,也是最重要的读者。

希望能尽快度过这段充满悖论的喧嚣,然后,沉入我所热爱的静默,继续写。

目 录

001 时间的工匠

假如晚五十年出生，也许他就是这个时代的 IT 宅男。不过，他也曾在自己的时代，自己的世界，成为主人翁。

014 天黑前赶到目的地

凤飞飞回想自己成名的经历：“我必须在视线看得清楚的时候，继续往前走，在天黑前赶到自己的目的地。”

024 找一个自己的房间

自由从来不容易，不是一个姿态，一个手势。自由是永恒地克服重力，挣扎着向上飞行。

032 诗人张枣之死

“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/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”，这是张枣最广为流传的句子。顾彬写讣闻说，他是一个天才，但他没有珍惜自己的才华。

042 在高山前，盖一所木屋

当我回去，该如何描述这次旅行呢？——一次最好的旅行，它就是生活。

069 老师阿明

我的老师吴明益说，小说是一门展示心碎的技术，也是挽救心碎的技术。

086 在花莲听杨牧讲诗

2013 年，杨牧从华盛顿大学退休，73 岁的他，仍然在教授《诗经》和叶慈。他小心地调和、安排，固执笨拙，却保护了内心的完整与自由。

113 荒芜青春路

我想，“理想主义”“理想主义者”今天还活着，它会活在每个时代。

127 何伟的三场演讲

很多时候，你仿佛在《江城》里看见一个个性过于敏感的美国年轻人，在混乱吵闹的中国小城，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和内在的完整，在做着绝望的努力。

145 文学是一场偷情

在一个贫瘠乏味、整齐划一的矩阵里，为何是这一个，而不是其他的编码错乱了，想要成为一个火箭，去往自由而无助的太空？

157 七次盛大的婚礼

稳定不是生活的本质，不稳定才是。太平盛世的生存技能，就是在摇摇晃晃的世界里，尽力保持暂时的平衡，活下去。

170 在成吉思汗的荣光里凝望路易威登

成吉思汗，今天蒙古四境都在召唤这个 13 世纪的霸主。正午的阳光下，他坐在历史的阴影里，越过前社会主义国家领袖的雕像，凝望着路易威登，社会转型中的物质欲望。这就是蒙古的今天。

190 贫穷，然而性感

彻底的孤独，与所爱的人、世界隔绝，和酷刑相比，到底哪一个更难以忍受？

208 柏林断章

我想对我而言，答案很明确，不经反省的、太轻易的生活，是不值得过的。

222 命运交叉的城市

台北是一座与人向善的城市。小小的街道，处处是便利店、小吃店。台大附近的巷弄里，遍地是咖啡馆、书店。人们在此恋爱、写作、高谈阔论，用最美好的方式打发时光。

240 一个老兵的春节

战争真的太可怕了，你们年纪太轻都不知道啊！

252 我相信，我记得

可是如果十七八岁的时候，你不能诚实面对自己的十七八岁——尽管那很贫乏、很小资，你怎么可能诚实地去面对自己的五十岁、六十岁？

266 陕西来了个倔老头

如何在日常生活的层层规矩里催成的早熟下，寻求一个个性解放的生活？

李方乐个子瘦小，脑袋比起身子来，大了一号，脑门尤其大，前额鼓出一块，在灯光下发亮，两侧是半寸长的白发。虽然已经72岁，但是走惯长路，行动十分敏捷。说话时有点不好意思似的，他并不直视，但是上海口音的普通话，条理清晰，一样一样，按照顺序折好了放在脑子里。年轻时，他必定是个聪明伶俐的工人。

都说上海人门槛精，李方乐表现出的是上海人的另一面：极有分寸。每次见面之前，一定会电话确认，提前五分钟到。热情，却也绝不过分。有时也会礼貌地露出小心思：“现在也不兴问女士的年龄了……”然后歪着脑袋等我回答。

李方乐不抽烟不打麻将，生活过得简单。除了去同事的公司兼职，赚一份应酬零花的收入，他最大的娱乐，就是看展览。

每年年初，李方乐请经理上网，把全年的展览找出来，他挑出自己喜欢的，打印出来，依次去看。这些展览大部分跟机械有关，机床、模具、太阳能、自行车……一般免费，只有一次，李方乐花一百块，看了一场游艇展。同事见他喜欢，送了他一张三千块的赛车票，是主席台附近的位子。但是，他看着车以极高的速度在场内转来转去，觉得很没意思。2014年轰动上海的莫奈展，李方乐也看了。但是抽象画么，他觉得自己不大喜欢。

2014年，李方乐看得最过瘾的一场展览，是卡地亚的钟表展“瞬息·永恒”。

十年前，李方乐曾在上海博物馆看过一场卡地亚的展览。那场展览以珠宝为主，钟表很少，只占一个橱窗。李方乐看到一座钟，形似大门，钟盘两边是两根白色圆柱，撑起底座和门檐。看标识，这座钟叫作“门廊”。让李方乐奇怪的是，一般来说，时针分针背后，总能看到机芯，因为机芯带动指针的转动，但是在这座全然透明的钟盘之中，他只看到两根针腾空旋转，后面空无一物。随便李方乐怎么找，就是找不到机芯在哪里。

仔细读橱窗边的说明，李方乐才知道，这是卡地亚著名的“神秘钟”。这座钟的奥妙在于：它打破了指针与机芯相连的技术惯例，把指针固定

在水晶表盘上，成为整体，当机芯连接表盘，带动表盘整体转动，也就带动了分针和秒针。

1912年，工匠莫里斯·库埃（Maurice Couët）制造出第一座神秘钟。当时，欧洲的贵族像一百年后上海的退休工人李方乐一样，围着神秘钟，想要找出这一魔术的谜底。神秘钟从此成为卡地亚钟表的象征。很长时间内，卡地亚严守这一工艺的秘密，就像可口可乐的秘方一样，让悬念成为神话的一部分。一百年后，李方乐在这个悬念前徘徊不去。到底技术上如何完成呢？橱窗边的说明无法令他满足。他每天琢磨这个问题，连看了三天展览。

2014年，卡地亚钟表展宣传册的封面，就是李方乐十年前看过的神秘钟。不用说，他是一定要去的了。

这年夏天并不很热，霾却比往年严重。卡地亚的展览选在黄浦江东岸的上海当代博物馆，这里原本是一座电厂，世博会期间，改建为法国馆。世博会结束，荒废了两年之后，改建为上海当代博物馆，电厂高耸的烟囱成了博物馆的标志。这年早些时候，蔡国强将在黄浦江上放烟火，与此相关的展览“九级浪”就在上海当代博物馆展出。

这次展览，单是“神秘钟”就来了十座。李方乐进了珍宝库，眼睛都要不够用了。更让他惊喜的是，每隔一两个礼拜，会有一个工匠从瑞士飞来，在展览现场演示制表工艺。演示的环节共有四个：宝石镶嵌、

倒角、机芯组装、珐琅。其中，宝石镶嵌、珐琅都是装饰性的技艺，李方乐并不十分欣赏，机芯组装也还好，只有倒角，李方乐最感兴趣。

倒角，简单来讲，就是打磨机器零件。它看似一项微末的技艺，却是高档和低档钟表的重要区别之一。高档钟表，零件无论大小，全部精心打磨，表面像一面镜子，边缘像一道光。这样，无论从正面，还是从透明后盖看进去，机械与美呈现一体，价格自然也上去了。这道工艺虽有机器，却由手工操作，全凭耐心和经验。李方乐在国内从未见过，他想，未来也许用得到。

梁玮是现场的法语翻译，她对李方乐印象很深。因为演示结束后，一般观众都问：这块表能卖多少钱？做这样的表要花多长时间？但是李方乐上来就问：这用的是什么工具？能不能让我看看？

梁玮记得，李方乐穿白色条纹短袖衬衫，身型瘦小，他说自己是个退休工人，钟表爱好者。梁玮倒觉得，李方乐很有知识分子气质，很有礼貌，总说谢谢，也总担心打扰别人。如果现场人多，李方乐会说，小梁，你们先忙，我等人少的时候再来。但是他对技术的痴迷，千真万确属于工人。

演示倒角的工匠只有二十多岁，他来自制表重镇拉绍德封，十多岁开始学习制表。相对于“这块表多少钱”一类的问题，他也乐于和李方乐交谈。他教李方乐如何使用工具，应该用什么手势。傍晚六点半，一